

第一章 福娃降世

天有九重，天外有座仙山，隱在雲霧縹緲間。

仙山裡有棵活了數千年的杏樹，杏花一日三變，紅的、粉的、白的相互交雜，映出三色花影。

杏樹已有精魄，半是修行半為木，一百年開盡，一百年結果，花謝果不落，結實累累。

因此一棵樹上可見花果同枝，有冒出細芽的花骨兒，有指甲片大的小花苞，有含苞待放的花兒，以及盛開中的杏花。

尤其是掛枝的杏子大大小小，青綠色、粉中帶紅的，想吃果實隨時可採，無四季之分，亦採擷不完。

杏花樹很老很老了，但在仙山中比杏花樹還老的比比皆是，有萬年合歡樹、八千年成精的老槐樹、吸露飲月華的五千年雪蓮仙、發呆發了七千年的蛤蟆精、一夢三千年的老兔仙……

杏花樹下有座小小的潭，長年不竭，微帶溫熱，似霧似蒸氣的薄煙裊裊升起，形成一道淺淺的屏幕。

這是溯古互今鏡，沒有鏡面，碰觸不到，它是虛體的，能看見過去和未來一萬年所發生的事情。

此時，一名穿著全身素白的女子正慵懶閒適的坐在樹下，面容猶如盛放的杏花一般美麗清靈，她一手拿著吃了半顆的杏子慢條斯理的啃著，一手對著水鏡狀似無聊的比劃著。

須臾，原本一無所有的水霧漸漸凝實，現出高樓大廈、車水馬龍，還有許多行色匆匆的男男女女，他們臉上失去了笑容，忙碌著功利，忙碌著怎麼賺更多的錢。這座高科技城市環境汙染相當嚴重，天空是灰藍色的，空氣中充滿塵霾和灰土，河川冒著白沫，重工業廢水排放進大海，食物裡也添加了各種可怕的有毒物質，還有戰爭、飢餓、能源短缺、頻繁的地震、海嘯、洪水、乾旱、雪災，地球的人口快爆炸了……

「啐！太亂了，這人界還能住嗎？人吶！果真都長歪了。」

纖纖素手一撥，水鏡上的畫面又變了，出現一個平行世界，人們坐的不是加汽油的跑車，而是老牛慢拖的牛車，老農夫肩上扛著一柄鋤頭，腳下踩著一雙破草鞋，因為長期日曬雨淋，使得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蒼老，但他仍舊知足的呵呵笑著。因為豐收了，金黃的稻穗飽實垂地，握著稻稈一把割下去，沉手得很，繳了糧稅後就有一年的糧食了，這還不高興？

一群孩子圍了上來，繞著老農嘻嘻哈哈，你推我擠的爬上牛車。

「小福，妳又在看什麼？」

倏地，水霧消失，只剩下一張心虛不已的小臉。

「沒……沒看什麼呀，爺爺，我在吃杏果呢，你要不要吃？小福幫你摘一顆，可甜了！」她為了展現杏果真的很甜，用力咬了一大口，吃得一臉滿足的樣子。仙壽兩千的她，還帶有小姑娘的嬌憨和天真。

「妳天天吃杏果，不膩嗎？」老人仙風道骨，身形偏瘦修長，留著長達胸口的鬍子，一對雪白的壽眉，眉長一指，看似年邁，卻面皮光滑，找不到一條細紋。小福有些委屈的嘟起鮮豔欲滴的紅唇。「膩呀！可是我吃不到王母奶奶的蟠桃，咱們的福地洞天只有一棵老杏樹。」

她也想吃一顆顆紅寶石似的櫻桃、紫玉一般的葡萄、香甜的哈密瓜、多汁的西瓜、籽多的石榴、雞蛋大小的獼猴桃、甜得膩人的橘子、微酸帶甜的番茄，可是他們所處的地方卻種不出這些水果，就算其他地方種得出來，卻不道地，吃起來的口感差多了。

但幸好還有棵充滿靈氣的杏樹，多食有助修為，果子多到吃不完她便釀成杏花酒，或是將杏仁磨成粉也能做成杏花糕，那滋味真是好極了，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單調了些，做法並不豐富，人類的食譜少有以杏花為主，大多是玫瑰、桂花、莓果之類的。

「有棵老杏樹還滿足不了妳那張嘴？」她的修為還是太差了，到了他們這個境界，早已不食有形之物。

「爺爺，你不膩嗎？老是當個撫鬚自娛的老神仙，每日雲裡來霧裡去的，人間的百姓只求財求祿，不求你這位福神了。」小福不滿的瞪著眼。

老人沉聲笑道：「小福，妳的歷練還是太淺了，誰說人間不求福，不然爺爺哪來一身的香水味？」

白鬍子、白髮蒼蒼的老人便是福祿壽三神居首的福神，他原本兒孫繞膝，可一個個靈根太差，修不成正果，在修道之路成了廢材，打入輪迴與仙家無緣，唯有一名孫女天生靈骨，不用特別修行也仙緣深厚，要不是她生性憊懶，不想有更高的修為，如今的福神就要換人了。

「我要歷練做什麼，在咱們福地洞天有上千的仙婢仙僕可以使喚，我搖搖小指頭就有人伺候，誰管人間多少秋，不滿足的是人界的人，求這求那的，卻從不求自身。」自助之後才有人助、天助，想不勞而獲就只有當神仙。

小福手一揚，手中吃完果肉的杏核往上一飛，鑽入雲泥之中，若干年後又是一棵小杏樹。

雲層之上有九重天，一重天中有九九八十一座仙山，由各個神仙盤踞著，或獨佔，或群居，看各自性情。

福神在仙界的地位不高不低，跟太上老君、二郎神將、南極仙翁比是比不上的，但在神仙堆裡也算是不差。

因此在雲霓仙山裡，他獨據一萬八千里廣闊的仙洞，此仙洞並非山洞，而是腹地遼闊的洞天，說是洞，實則有群山綿延，碧水環繞，自形一處福天仙境。

福神底下有弟子上百，稱之為福仙，代為行使施福的活兒，依其能力擇一山頭居住，前十名弟子各有一座山頭，奴僕若干，其餘可數人合住一座山頭，或依附其師兄們。

平常福神是不管下面的弟子們，任其發展，他要做的頂多是約束他們別鬧得太過火，引起上界的注意。

「小福，妳這懶性子是爺爺慣出來的，爺爺很失職。」她越來越懶了，這可怎麼辦才好？

小福忽地警覺地往爺爺身邊一湊，扯著他的袖子撒嬌。「爺爺，有你寵著小福，小福可幸福了。」

福神笑著揉揉她的頭。「妳這靈根不用在正途太可惜了，爺爺捨不得呀！」

「捨不得就繼續寵著，小福孝順你。」她的一雙大眼清澈如湖水，慧黠的一眨，一抹狡色在眼底一閃而過。

福神笑得慈藹，望著她的目光帶著寵溺。「不想去瞧瞧嗎？那裡有我們這裡所沒有的東西，對妳能有所啟示。」

「不要，我兩百年前去過了，那時兵荒馬亂的，到處是戰爭，我差點回不來。」把她嚇個半死，至今仍餘悸猶存。

「誰讓妳去當什麼戰地記者，又是攝影又是寫文章的，還搞現場直播，懸在刀口上的小命沒丟了是萬幸。」她本說要去體驗戰爭的殘酷，沒多久就被那血肉模糊的場景給嚇得不行，最後哭著叫他帶她回來。

小福面上一紅，不好意思地笑道：「我哪知道現代的戰場比古代可怕，我本以為只是子彈飛來飛去而已，誰知……」

有大炮、有炸彈、有地雷、有洲際導彈，甚至還有化學武器，轟炸機低空飛過，死的不是軍人，而是平民，她看到孩子埋在瓦礫中，無力救援的婦女抱著死去的親人屍體號啕大哭，老人的雙眼充滿絕望，以及對未來的茫然。

她邊拍邊哭，心裡嚴厲譴責挑起戰爭的那一方，稚子何辜，為了那麼一點利益而將之殺害。

「那就去稻香撲鼻、漁貨滿舟的朝代，如何？」福神笑咪咪地看著孫女，眼中有諸多期待。

小福乾笑著往後退了幾步。「爺爺，沒有我你會很寂寞的，讓小福多陪陪你。」

「我有眾多弟子陪伴，少了妳還過得下去。」福神打趣道，歲月對他們而言有如白駒過隙，一眨眼就過去了。

「爺爺……」她不滿的嚷道。

「去吧！去吧！別煩爺爺了，爺爺是為了妳好。」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不能再放縱她了。

「爺爺——」小福驚恐的喊道。

福神手一揮，杏花樹下美得如詩如畫的女子瞬間沒了蹤影，微風中只留下淡淡的杏花香。

「呼！終於把這小祖宗送走了。」再不走，福地洞天的修行者都要遭殃。「出來。」福神一聲輕喊，從樹後走出多名青袍男子。

「師父。」

「我送她走不是因為她玩心難馴，自個兒定力不足還怪他人，只要道心堅定，萬物的干擾皆不影響本心，你們比起小福還是差太多了，她雖然懶，但悟性高，早已進入萬事不沾身的化神境界，假以時日……」他後繼有人了。

弟子們面色訥訥，其中一人問道：「可是師妹的機緣到了？」

福神面帶笑容的撫著鬍子。「你們也該努力點，當個半仙、散仙就滿足了嗎？要有點志氣。」

「師父，我們沒有小師妹的慧根呀！」根骨清奇，靈氣外露，不用日日修行也自成道行。

有人羨慕，有人輕嘆，同在一個福地洞天，充沛的靈氣源源不絕，可他們修行一百年卻不如師妹伸個懶腰，她嘴一張就能吸進天地精華，將日月之光引入體內，化為無數金光，一吐納間已增進數十年修為。

福神睨向幾人，頗有恨鐵不成鋼的意味。「慧根是先天的，看老天爺給不給，但勤能補拙，你們多用點心不就追上了？」

「是。」師父的偏心不是一日、兩日了，不認了都不行。

「去，去閉關修練，一個個再比不上小福，就去種仙花仙草好了，當個花奴侍草童。」沒點出息。

「師父……」眾小仙哀號。

在人間，一座三進宅子裡，一群大男人愁眉苦臉的走來走去，你瞧我，我瞧你，齊齊哀聲嘆氣。

「大哥，你說該怎麼辦？」再不想想辦法，萬家真要倒了，回到早年土裡刨食的貧困。

也是一臉愁色的男人回道：「我哪曉得該怎麼辦，咱們鋪子賣的明明是好米，誰知竟然遇水發潮了。」

雖然不至於發霉，碾成細米還能入口，但價格一落千丈，和當初入貨的成本相距太大，勉強賣出去也是虧本，不划算。

萬家米鋪在景平縣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鋪子，鋪面不大，前頭是鋪子，後頭是儲糧的倉房，以及三間可供夥計、掌櫃住的屋子，夜裡總要有人守糧。

由於今年豪雨不斷，很多地方都遭災了，土地泡在雨水裡無法耕，糧食價格因此水漲船高，萬家米鋪的三兄弟決定多進一些米糧囤著，打算藉機賺上一筆。

誰知人算不如天算，這雨勢來得急又兇猛，儲糧的倉房居然漏水了，一滴一滴的雨水滴落在一袋又一袋的米袋上。

不幸中的大幸是發現得及時，趕緊漏夜補強，倉房內的漏水止住了，救回大半的糧食。

只是大雨一直下，原本就進水的倉房變得很潮溼，連帶著米糧也發潮了，若沒在十天內賣出去，便會開始長黴，到時就完全不能賣了，要是讓得人吃了生病或是害死了人，他們可賠不起啊。

一想到有可能血本無歸，萬家三兄弟都苦著一張臉，欲哭無淚，三萬石糧食呀，要全賣出去哪有這麼容易？

「倉房有很多地方都有點破損了，我早說過要修葺一番，偏偏你們不同意，說是

還能用，等把糧賣了再說……」為了貪小利，現在反倒得不償失。

「二哥，別再這兒放馬後炮了，當初你說了一嘴巴，還不是沒修，就怕出銀子。」老三萬徵不快的道。

「我那點銀子能幹什麼，而且我娘子快生了，我總得留點銀子以防萬一。」萬明是個疼妻子的人，他和妻子自幼青梅竹馬，把她當心肝寶貝兒疼寵著。

萬家米鋪的生意普通，每年大概賺個幾百兩銀子就算頂天了，一半的收入歸公中，另一半則由三兄弟平分，每人約分個六、七十兩左右，各自妻子的嫁妝歸各房所有。

這是他們的父親萬全立下的規矩，希望一家子能和睦相處，兄弟齊心守護家業。萬全的父親原是佃農，後來買了幾畝地，日子才漸漸好過起來，傳到萬全那一代已有四十幾畝地，老父過世後幾個兄弟分了家，由於萬全是長子，他分得二十五畝地和一間祖宅。

萬全是種田的一把好手，又遇到幾個好年，土地越買越多，心也越來越大，光是種地已滿足不了他。

後來他乾脆把田地佃了出去，拿出所有積蓄到縣裡買鋪子、置辦宅子，從此當起了商家。

基於肥水不落外人田的道理，他決定開米鋪，自產自銷，省得被中間商剝削。雖然沒有一夕致富，但比種田的收入好上許多，他便定居在縣裡，除了清明掃墓，很少回老宅。

不過萬全老了，不想再管事了，便把鋪子交給三個兒子去打理，他只管含飴弄孫。順理成章的，由長房夫妻當家做主，男的成為米鋪的大東家，女的則掌管家中大小事，儼如主母。

表面上看來米鋪的收入一半是由三兄弟均分，事實最吃虧的是二房萬明，因為歸入公中的銀兩大多掌控在長房手中，舉凡紅白事、對外的人情往來、家中的各項支出，都捏在長房手裡，他們說多少就是多少，其中私扣下來的便是大房的私產，所以大房是三房中最有錢的。

而總是坐享其成又懶得動手的老三萬徵最得老母親的喜愛，老母親私底下常給他一些銀子花用，久而久之，三房也有些家底，和大房是沒得比，可跟二房一比，那可是綽綽有餘，手邊從沒缺錢過。

且二房最窮還有另外一個原因，大房和三房的妻子嫁妝都很豐厚，她們的娘家在縣裡算是過得去的人家，只有二房的娘家是村裡的莊稼人，平日要養活自己都不太容易了，沒有多餘的銀子替女兒準備太好的嫁妝，有時甚至還需要救濟，二房每年分到的銀子有些就是用在娘家人身上。

所以妻子一有了身孕，萬明便省吃儉用的不敢亂花銀子，唯恐有個萬一。

「再生還是個賠錢貨，別費太多心思了。」這日子還給不給人過，一屋子的女娃兒。

說來也邪門，萬家的子嗣也不知道是衝撞了哪路神仙，除了長房生了個嫡長子外，其餘生的全是女兒，長房有兩個嫡女，二房一個嫡女，現在肚裡這個不曉得

是男是女，三房則是一個嫡女。

不過三房有兩個小妾懷有身孕，就不知道生不生得下來，之前也有通房丫頭懷過，可五個月大時「意外」跌入池塘淹死了，當時是一屍兩命，滑出體外的是個男孩兒。

萬明臉色不是很好看的瞪著三弟。「就算是賠錢貨也是我女兒，我把她當命寵著。」

「好好好，你寵，等我們米鋪敗光了，看你拿什麼去寵，一家子當乞丐在街上行乞。」被瞪了一眼的萬徵很不高興，反唇相譏，為了米糧受潮一事他一肚子火氣。當初是他說不修的，拿了銀子上了花樓，摟著相好的花娘睡了一夜，如今真出了事，內心有愧的他心虛得很，怕兄長怪罪他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，只好先聲奪人。

「敗光了我回去種田，沒指望你養活我們一家。」萬明也火了，雖然是女兒他也喜歡，可是哪個男人不盼著生個兒子傳宗接代，百年後才有人祭祀。

「哼！你還拿得動鋤頭嗎？」萬徵不屑的瞟去一眼。

「老三，你……」太瞧不起人了！

他撥得動算盤便拿得起鋤頭，天無絕人之路，他相信人只要有心，就一定找得到出路。

「好了，別吵了，都什麼關頭了還自家起鬨，先想想怎麼把鋪子裡的米糧賣出去才是當務之急。」再放著就要壞了。

「是我要跟二哥吵嗎？咱們急著銷不出去的糧食，他卻一心掛念著二嫂，好像咱們鋪子倒不倒都與他無關。」萬徵把話說重了，他就是不想擔責任。

「你別胡說！我也著急，我們明明談的是另一件事，如果當初修好了倉房就不會有今日的事。」因小失大。

「怎麼，二哥現在是在指責我的不是，想把錯都怪到我頭上不成？」他什麼都吃，就是不吃虧，看誰蠻得過誰。

「你……」他反了呀！敢對他大聲說話。

「夠了沒，你們眼中還有我的存在嗎？」萬誠煩躁的大聲喝道。

「大哥……」

「大哥——」

這時，一名老婦急匆匆來報，「二、二老爺，二太太要生了！」

「什麼，錦娘要生了？！」萬明臉一白，連忙往二房的院子奔去。

其他人見狀也跟著往後院去，看看情況如何。

一到後院，聽見的是斷斷續續的呻吟聲。

「你幹什麼？」萬誠及時拉住往產房內衝的二弟。

「我不放心，錦娘在生孩子……」她好像很痛。

「有什麼好不放心的，不過生個孩子而已，你能幫她生嗎？」萬徵在一旁說著風涼話。

「你……」萬明惱怒的瞪著三弟，真想揍他一頓。

忽地，一道紅光劃過天際，落在二房屋子的屋頂上，頓時整個屋子大放光芒，紅得有如最豔的綢布。

「哇——哇——哇——」
萬家的六姑娘出世了。

「福兒，福兒，過來讓娘瞅瞅，瞧妳這模樣真是討喜，真像老神仙尊前的福娃兒，誰見了都喜歡……」

那一年萬家的六小姐剛呱呱墜地，米鋪的掌櫃便欣喜若狂的奔來，眉眼間掩不住歡喜的直說——

那批米糧銷出去了，縣太爺以高出成本的二成全數買下，做為賑災糧食。

萬家三兄弟一聽，高興得眼眶都紅了，這下子鋪子不但不會倒，還倒賺了快四千兩，怎不教人欣喜若狂。

他們一致認為是新生的娃兒帶來的福氣，因此替她取名為萬福。

她不但是個粉妝玉琢又愛笑的女娃兒，也不負她的名字，真是個帶著福氣來的，打她一出生，萬家人不管做什麼事都很順利，米鋪也越開越大，如今在東市又開了一間分鋪，生意興隆。

且當年兩個懷孕的三房姨娘孩子都胎死腹中，倒是三孀娘有孕了，隔年生下一個白胖兒子，這把三房上下給樂壞了，直說萬福有福氣。

再後來，萬福的娘親也有了身孕，這一胎還是雙生子，且都是兒子，萬全老倆口笑到嘴都闔不攏，當晚就給祖宗上香了。

沒多久，長房庶子出生了，為家中第十個孩子。

又過了兩年，三房生了個庶女。

萬家如今有五個孫子、六個孫女，有嫡有庶，都快湊成一打了，萬家人的高興已是言語無法形容，覺得老天太厚愛萬家了。

而最大的功臣非萬福莫屬，她帶福又帶財，把萬家家運往上推，他們相信再過不久，萬家便是縣裡舉足輕重的大戶。

「娘。」今年五歲的萬福那軟糯的嗓音甜得讓人心口發軟，白玉一般的水嫩小臉更是教人忍不住想掐一下。

但沒人聽見她的腹誹：我本來就是福神座前的福娃，不是像，而且把我打扮得像紅布袋幹什麼，紅衣、紅鞋、紅襖子，還用紅頭繩紮頭髮，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是紅的，看了好不厭煩。

哼！壞爺爺，臭爺爺，一聲不響的把她丟在這個什麼都慢的年代，還讓她從吃奶的年紀開始當人，他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嗎？說話、爬行、走路都要從頭學起。

但最讓她受不了的是她沒了法術，幾千年來她不管要做什麼事，只要動動手指、唸唸咒語，意念一動便能完成，都不用自己動手，而且躺在樹下看杏花飄落，聽小草小雨竊竊私語，多麼愜意啊，閒來無事還可以釀罈酒。

可是當了孩子後她什麼也做不到，要勉強自己喝人奶，不然長不大，還要像傻子一樣四肢著地，然後從爬蟲類進化到直立型人類，裝小扮可愛討所有人歡心，她很累的好不好？

萬福深深覺得她被自個兒的福神爺爺坑慘了，她在福地洞天都沒這幾年辛苦，還要幫著振興萬家二房。

有了福星女兒，萬明的際遇不可同日而語，人人搶著巴結他，在萬福的福氣下，他小有積蓄，利用手中的私銀買下縣外一塊附有三畝小莊子的五十畝田地。

二房有了銀子，萬福和姊姊萬歡也過得益發滋潤了，兩人出門都穿金戴銀，有如家產富裕人家的小姐。

「哎呀！我們家福兒越看越可愛，娘都捨不得眨眼了。」這小臉豐滿、白裡透紅的，多有福氣。

「那娘就不要眨眼，看能不能看到生出銀子。」她也就長得好看些，還不到傾城傾國的地步。

聽著女兒嬌軟的聲音，宋錦娘的心軟成了一灘水。「噯！這話說得真好聽，妳不就是最大的一錠銀子嗎？」

女兒是她的金疙瘩、銀寶貝，給她帶來好運道的福娃。

其實她在生產之前就一直很擔心又生個女兒，萬家缺的是孫子而非孫女，已經生過一個女兒的她，若是再生下女娃兒，恐怕抱孫心切的婆婆會塞女人給丈夫當妾。因此當她得知又生下女兒時，那時她都有想死的心了，怨恨老天將她往死路逼。誰知峰迴路轉，女兒竟是個福娃兒，在家中的地位直逼長房長孫，爺爺疼、奶奶寵、叔伯憐愛有加，幾乎全家都寵著她一人，視她為家中的祥瑞。

萬福出生那一日紅光普照，整整一日不散，此事已成為縣中的大事，縣太爺特意送來兩百兩祝賀，其他鄉紳、大戶也紛紛送上賀禮，她也因此與有榮焉。

「此女聰慧，福厚綿長」，五臺山寺廟的得道高僧為她批示的八個字，注定了她此生的福運綿綿。

「福兒不是銀子，福兒是福娃。」萬福笑著露出八顆小米牙，眼兒彎彎，小嘴微翹。

「是呀！我們福兒是福娃，才不是銅臭味的銀子，要香香的，比花兒還香。」宋錦娘逗著女兒，搔著女兒的胳肢窩。

萬福咯咯直笑，扭動著小身子。「娘，癢。」

「娘不癢，福兒癢。」這丫頭笑聲真悅耳，讓人聽了彷彿所有煩憂都在瞬間洗滌。

「娘壞……」爺爺呀！你看到了沒，小福多可憐，要賣力演出童真，好取悅她眉帶愁色的娘。

宋錦娘沒什麼大煩惱，就是妯娌不和罷了，自從生了二女兒，大嫂、小嬸都對她或多或少有些排擠，因為二女兒太受寵了，搶走了她們女兒的疼愛，她們為此大為不滿。

女人家本就心胸狹小，再加上有了比較，一點點小事也能鬧出火花，覺得自己這一房吃虧了，便想著法子討回來，明裡暗點施點小絆子。

再加上萬家這些年富起來了，也開始養僕蓄奴，原本下人不到十個，如今多到三十幾人，也有了管家和各房的管事婆婆。

萬福在萬家排行第六，府裡下人稱她為六姑娘，其他孩子都只配有一個小廝或丫

鬟，就只有她和長房的嫡長子是一樣的待遇，有兩個丫鬟服侍，使得另兩房的女人更不快。

蕭氏和李氏不會針對對她們有利的萬福，理所當然便將矛頭指向宋錦娘，對她說話總是帶著刺兒，不時弄出事兒使人難堪，宋錦娘倍感無奈，但也只能忍耐。

「是，娘壞，欺負小福兒。」宋錦娘笑看著二女兒。

「娘，該走了，要不到姥姥家都晚了。」萬歡在一旁提醒道。娘真是的，老是逗著妹妹玩，把她逗得都有點呆了。

若是此時的萬福知曉萬歡心中的想法，肯定會大聲的為自己叫屈，她只是累了，笑不出來，暫時放空而已。

做人真是件累人的事兒，她好想回去福地洞天，每天閒到發悶地逗逗兔子精，聞著萬年合歡樹的香氣，喝著釀了千年的杏花酒。

「姊姊抱。」萬福笑呵呵地朝她大姊伸出手。

「又懶得走路了是不是？」知妹莫若姊。

萬福搖搖頭。「不懶，喜歡姊姊。」

被哄得開心的萬歡輕捏了下她的鼻頭。「又哄人了，妳這張嘴呀，根本是泡在糖水裡，把人甜得歡。」

萬歡才七歲，可說起話來像大人，而且文靜聰慧，學了一手好女紅，刺起繡來有模有樣，已經能給妹妹做衣裳了。

「不甜，吃糖會壞牙。」萬福最痛恨的是換牙，二十八顆小乳牙會慢慢脫落，怕有蛀牙的她很少吃糖，而且勤刷牙。

「嗯哼！分明是愛美，怕變醜。」她這個妹妹是個小人精，特別喜歡美的東西，一看上了就緊捉著不放。

「姊姊美，喜歡。」萬福的小手摸上姊姊的臉，樂呵呵的直笑。

「調皮，還調戲起自個兒的姊姊了。」宋錦娘假意輕拍二女兒的小手一下，見她手快的往姊姊懷裡一縮，咯咯咯的露出得意表情，她不由得好笑。「歡兒，你們都準備好了嗎？」

「嗯！弟弟們在前院等著，我讓王婆子先抱他們上馬車，免得在外頭吹風著涼了，姥姥家住不了太多人，所以就一個奶娘照顧兩個弟弟，我和娘一個丫鬟伺候，妹妹也帶窩兒去好了。」兩輛馬車八個人，剛剛好。

「妳真是長大了，安排得很好。」宋錦娘欣慰地輕撫大女兒黑亮如綢緞的髮，大的乖巧，小的淘氣，都是她的心頭肉。

被誇讚的萬歡淺淺一笑，眼眸晶亮。「我是長姊，照顧弟弟妹妹是我的責任。」

「姊姊，我讓妳照顧。」萬福說得理所當然，毫無愧疚。

「又頑皮了，自己下來走。」這孩子呀，兩條腿像麵團似的，能坐絕不站，有人抱就不走。

「不。」她抱緊姊姊的頸項。

「妳重了，姊姊抱不動。」妹妹都被大人們給寵壞了。

「不重，很輕。」她可以輕如羽毛，只要還她法術。

萬福輕摸手腕上一只赤紅色玉鐲，它原本只是細腕上一條細細淺淺的花紋，當她越長越大，紋路越見明顯，在她一次不小心弄傷了手，滴了一滴血在花紋上，隔天一睡醒，就發現腕間多了一只色澤如血的血玉鐲子。

別人或許不曉得這是什麼東西，但她很清楚這是一個芥子空間，裡面是空蕩蕩的一片，除了一泓池水，就只有三畝左右的土地，連一根雜草也沒有，空曠到令人想哭。

她試著在裡頭種植花草，卻是完全行不通，某次她意外幫助一隻受傷的兔子回家，再進到空間裡時，赫然發現她使用法力了，而且也能把外面的種子拿到空間內種，生長得極為快速。

但是，是有時效性的。

根骨好、悟性高的她立即想到，她必須做善事才能獲得力量，善行越大，幫助的人越多，她就能當空間的主人，想在裡面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不用動手只靠意念便能完成。

因此她用池水澆溉種了一畝水稻、一畝菜和玉米，另一畝是種果樹和幾棵花梨木、紫檜、香楠，再在成木的樹幹蓋了一間木屋和儲放室，用來放置採收的蔬果和糧食。

木屋裡陸陸續續多了農具、鍋碗瓢盆、她的衣物鞋子、調味料和一些種子，她在池子裡放魚苗、螃蟹，用種出來的菜和米糠養牠們，那些小果子也是牠們的口糧。只是她的法術只能在空間內使用，一旦離開了，便是被嬌慣成性的小姑娘，沒人幫忙什麼也做不了。

宋錦娘本想抱二女兒，就聽到大女兒說——

「娘，妹妹不重，我還抱得動。」萬歡一手扶著妹妹的腿窩往上一托，抱得十分穩妥。

母女三人出了院子，很教人莞爾的，萬福的爺爺、奶奶、大伯、三叔都來送行，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。

反倒是她的爹不在，去外地收帳了。

而他們也去得不遠，就是萬福的姥姥家，離縣城約一日的路程，萬福的姥姥做四十滿壽，萬福的娘帶著四個孩子回去拜壽，也讓剛兩足歲的小兒子認認人，免得日後相見不相識，鬧出笑話。

「爹，娘，我們很快就回來了。」宋錦娘哭笑不得的說道。

「不許在外逗留，一拜完壽就得返程。」頭髮灰白的萬全拉著六孫女的手，很不想她走。

「爹，你忘了我們還要去廟裡還願，如果順利的話，也許住個一天就回城了。」說好了要去上香，不能跟菩薩食言。

老人家馬上拉長了一張臉，顯然很不高興。

「爺爺，我去跟菩薩說說話，你不要太想我，我跟菩薩求長命百歲符，保佑爺爺奶奶長命百歲。」萬福童言童語，說得人心頭軟乎乎的。

「好，爺的乖孫女，爺爺等妳回來。」

「路上別貪玩，要跟好妳大姊，想買什麼就買什麼，別省著……」萬福奶奶將一只荷包塞到六孫女的懷中。

萬福摸了摸荷包，笑得好比偷到油吃的小老鼠，朝奶奶直揮手，兩錠五兩重的銀子共十兩，她樂得好歡。

第二章 遇見朔哥哥

「姥姥，姥爺，大舅舅，二舅舅，三舅舅，大表哥，二表哥，三表哥，四表哥，五表哥，六表哥，七表哥……各位表姊、表妹，我來看你們了，給你們送福來了……」

一聽到萬福清亮的軟音，屋裡的一票人像要迎財神似的紛紛衝到庭院，萬福才剛從馬車裡露出一顆小腦袋，大家就搶著要抱她，渾然把車上其他人忘個精光。

宋錦娘和萬歡見狀抿唇一笑，樂得眼眯眯，她們對這種情形早就見怪不怪了，沒人攙扶地自行下了馬車，再轉身抱出兩個長相相似、虎頭虎腦的小男童。

看了看新建的青磚瓦屋，足足有三畝大，除了正堂旁的兩個屋子，左右各有一排廂房，每個廂房有三間屋子，後面一溜也是屋子，數一數有十來間能住人。

這還不包括兩間茅房、豬舍、雞舍和廚房、柴房，柴房旁邊是儲糧室，底下有個地窖，牛棚內躺著一大一小兩頭牛，還養了驢，有驢車，還有一隻十分健壯的大黃狗。

這在幾年前是不可能看見的景象，那時的宋家人一家十幾口人擠在幾間破草屋裡，風一大就擔心吹走稻草鋪的屋頂，一下雨就準備大盆小碗的接雨水，每到過年就嘆息，桌上瞧不見一絲肉末。

半大孩子吃窮了爹娘，宋家的男丁居多，而且超會吃，五畝地種出的糧食根本不夠吃，還得外出打短工才勉強裹腹，把一個個瘦不拉嘰的孩子拉拔長大。

宋家很窮，窮到一度家無隔夜糧，只能餓著肚子喝野菜湯，餓著餓著就不餓了，人人養得面黃飢瘦。

後來萬家過得好一點了，宋錦娘便悄悄的送了一些銀子米糧回娘家，宋家的情形才稍微改善一些些。

不過真正的大造化是在兩年前萬福來過以後。

看著姥姥家省下嘴邊的一口飯也要讓她吃飽，心裡發酸的萬福於心不忍，便想了辦法幫他們一把。

宋家的後面是一座山，有點高，雖然她沒有了法術，但是還具有少許仙根靈氣，能感覺出哪裡有靈物。

萬福向剛在學刺繡的表姊要了一根穿上紅線的繡花針，帶著幾個十歲不到的表哥往山裡走去，走了大半天才到一座向陽的山谷，她忽然兔子般的一跳，將針連著線往地上一插，讓表哥們往下挖三尺，她還叮嚀這根針不能動到，得一直插著。幾個小男孩當真聽她的話徒手挖了，結果挖出一株成形的人蔘娃，萬福飛快的將紅線纏住人蔘娃，讓他們帶回去。

大人們一瞧見小孩手臂粗的人蔘娃都驚呆了，拿到藥鋪一問，居然是百年人蔘，藥鋪以五百兩白銀高價買了去。

其實宋家人被藥鋪掌櫃給誑了，那株百年人蔘就算賣一千兩銀子也不為過，但是窮慣了的他們哪見過什麼大錢，捧著白花花銀子笑懵了，兩腳不著地似的飄回家。

見狀，萬福受不了的在心裡翻了個大白眼，暗啐一句：不長進，區區幾百兩俗物就看花了眼，以後只有被騙的分。

接下來她又用「童言童語」說服宋家人用三百兩買了二十畝上等水田、三十畝中等旱地，以及十五畝的荒地，蓋房子花去五十兩，剩餘的每一房分二十兩，當做私房，剩下的就給了姥姥、姥爺當孝養金。

宋家人有著莊稼人的純樸和吃苦耐勞，分了銀子後也不好逸惡勞，十幾口用心的收拾起莊稼，沒請半個人的把六十幾畝地服侍起來，看到入秋後的豐收景況，他們覺得再辛苦都是值得的。

有了這些地，宋家人不再挨餓，日子也過得豐裕不少，人人氣色紅潤，穿上沒有補丁的粗布衣服，和以前一樣勤儉的種起冬麥，不浪費每一寸可耕種的土地，生活更富足。

因此他們只要看到萬福，簡直是把她當活神仙供著，他們沒有貪得無厭地想要她再找一株人蔘娃，反而將賣糧所得買了一塊十畝左右的田地，記在萬福名下，託人送到景平縣交給萬福的娘，讓萬福娘將地契轉交給萬福。

如今那塊地種了藥草，萬福將地契給了她爹，表示要當做二房的私產，日後要留給兩個弟弟。

萬明聽了很感動，抱著妻子偷偷紅了眼眶，並和妻子商量先把兩個女兒的嫁妝準備好，不管她們何時嫁，一年存一點，買些上好的木頭先囤著，日後找著好的工匠就打出櫃子、箱籠、子孫桶、花几、拔步床、梳妝臺……

誰也沒料到這塊藥田會成為萬家二房的發家地，若干年後，十畝地擴充到五百多畝地，全種上藥草，萬明也成為本地最大的藥材商，將自家的藥草和收購來的藥草一併賣給北方的中盤商人，賺得鉢滿盆溢。

但這些都是後話了。

「姥姥，我們還要去廟裡上香呢，不能多待幾日，不然我爺爺奶奶會擔心的。」萬福喜歡宋家人，喜歡後院那座山，可是她姓萬，家在景平縣內，不能不回去。

「乖囡，姥姥捨不得妳，妳多待一天再走行不行？」有這丫頭在，她吃飯總覺得特別香，也能多吃一碗飯，還感覺身子像年輕了十來歲，揹上背簍還能上山摘草菇，採樹上的野梨。

宋家姥姥不知道這是萬福從芥子空間拿出的蔬果和水為食材，藉由大舅母的炒製才有的功效，小孩吃了不容易生病，大人們食用身子康健，老人家則有回春的作用，補氣補元神，讓人神清氣爽。

「姥姥，妳為什麼只抱二姊，妳不喜歡我和弟弟嗎？」雙胞胎中的老大萬泰吃味的噉著嘴。

聽到他稚氣的表示不滿，堆著滿臉笑意的宋姥姥又趕緊來哄人。「喜歡，喜歡，

忒喜歡泰哥兒、民哥兒，可你們是男娃兒，姥姥不好抱你們，姊姊是女的，姥姥多抱一會兒當是抱你們。」

小孩子很好哄，兩句話就開心了。「嗯！原諒姥姥了，我們長大了，不像二姊羞羞臉，她是懶姑娘，老要人抱來抱去，太不應該了，她以後肯定嫁不出去。」

「唉！沒人要，我和哥哥要努力賺錢，才能養又懶又愛罵人的二姊。」萬民搖頭嘆息，那神情有如憂國憂民的官員。

萬家長房的長孫叫萬國，排行老大，而後是二姑娘萬真，五姑娘萬娘，接著是庶子萬平，為十少爺。

二房的長女排第三，叫三姑娘，萬歡之下的妹妹為萬福，是六姑娘，孿生弟弟為八少爺，九少爺。

三房的長女叫萬四喜，為四姑娘，長子萬安是七少爺，庶女萬茹為十一姑娘，李氏重男輕女的觀念偏重些。

前四位少爺的名字合起來為國泰民安，十少爺比較晚生，其名字為平安之意，希望他能夠平平安安地長大，畢竟他是五位少爺中唯一的庶出。

「誰要你們養，都滾到一邊去，我有爹養。」萬福把頭一仰，鼻孔朝天，十分鄙夷小屁孩的自尋煩惱。

「可是爹會老，我們會長大呀！以後妳跟爹一樣老的時候，只有我們會養妳。」二姊好任性，一點也不乖。

萬泰講著道理，萬民在一旁點頭附和，兩目一致認為二姊太懶了，鐵定沒人敢娶她。

看到兩個小男娃兒一臉正經的模樣，所有人都笑了，卻又忍不住暗嘆他們是小人精，宋錦娘把幾個孩子養得太好了。

「哼！就算你們老了我也不會老，我是活神仙。」萬福決定以後不再讓他們喝靈池的水，一個個都太精怪了。

「啐！二姊腦子壞了。」萬泰受不了的道，哪來的活神仙，只有木雕的菩薩，他「一輩子」也沒見過神仙。

「對呀！哥，我們把壓歲錢省下來，讓二姊看病……啊！誰踢我？」撫著後腦杓的萬民東瞧西看。

「我踢的。」神氣活現的萬福手叉腰，被大舅舅抱坐在手臂上，一雙小短腿前前後後的晃動。

「二姊，妳幹麼踢我？！」欺負人。

「誰教你亂說話，我是福娃耶，怎麼會有病，回去叫爺爺奶奶打你們的屁股！」不打不知道痛，要好好教他們學乖。

一聽到要挨揍，兩個小人兒屁股一夾，趕緊溜到娘親身後，朝他們二姊吐舌、扮鬼臉，頑皮得很。

「福兒，不許嚇弟弟們，妳是姊姊，要愛護弟弟。泰哥兒、民哥兒，對姊姊不可沒大沒小，要聽姊姊的話。」這幾個孩子，乖的時候教人窩心，可是一皮起來，又讓人頭痛萬分。

「我沒嚇弟弟，不乖就要打。」棒下出孝子，她才不信什麼愛的教育，因為這個打不得、罵不得的愛，多少兒女殺父弑母，孝道蕩然無存，以為父母的付出是應該的，予取予求榨光父母的血肉，最後還嫌棄他們愛得太多。

「娘，我聽妳的。」雙胞胎齊聲應道。

一邊要打人，一邊乖巧的應和，兩相比較之下，萬福顯得蠻橫了許多，不過大家還是偏愛她一些，誰教她討喜又嘴甜，且是人見人愛的福娃，她一來，所有人都沾福。

「娘，我們該走了，等年節回娘家時我再帶孩子來走春，要不妳和爹也可以來景平縣住幾天。」宋錦娘從大哥手中抱過女兒，離情依依地紅了眼圈兒，她看了一圈送行的宋家人。

「好，娘等妳，過年我們殺一頭大肥豬，好肉都給妳留著。」宋家姥姥拭了拭淚，再一摸摸四個孩子的頭。

很明顯的，她的手在萬福頭上多停留了一會兒，目露慈祥。

「好哩！一定來，把妳女婿一併帶過來。」要讓丈夫多和娘家人走動走動，別給生疏了。

「嗯！馬車駛慢些，別貪快。」她得撐著這把老骨頭，給福兒姊弟準備好吃的，福兒可是最愛她滷的豬頭皮和豬肝。

「知道了，娘妳回吧，別再送了……」

宋錦娘偕同兒女上了馬車，娘家一行人一路送到路口還不肯回轉，他們就站在路旁揮手，直到快看不見馬車了還不願把手放下。

宋錦娘隱隱約約瞧見揮動的影子，卻怎麼也瞧不清已漸模糊的臉孔，在浮動的樹影中，家人們的身影漸漸被淹沒，她抽出帕子拭了拭眼角的淚，過了一會兒心緒才平復下來。

再過兩個山頭的彌陀寺便是宋錦娘要去的地方，彌陀寺位在景平縣往東五十里之處，多年前她曾向佛祖許願，若她能生下二房的子嗣，便要以三牲五果祭拜，並捐一百兩香油錢供寺裡點燈，救濟貧苦。

沒多久她果真有了身孕，而且一舉得兩男，因此她才喜得想要來答謝菩薩，感謝祂賜予喜樂。

只是頭一年孩子還小，離不開身，又是黏人的年紀，這事兒只好暫時擱置，這回碰巧宋姥姥做大壽，她便先去拜壽，而後再繞道彌陀寺，把欠下的趕緊還清，不欺神明。

但她不知道的是，萬家的八少爺、九少爺是萬福求來的，她走到註生娘娘跟前跟她打了商量，讓娘娘給她母親一個兒子，看在福神的面子上，註生娘娘笑著點頭應允。

誰知註生娘娘給了個驚喜，一次送倆，把萬福驚著了，她只要「一」個弟弟，兩個太吵了，跟來討債的沒兩樣。

「咦！好漂亮的馬。」

到了彌陀寺的山腳下，要往上山的路駛去，直駛的官道上衝出九匹高大的駿馬，為首的西域大馬上竟然坐了一位看起來不過十歲左右的錦衣少年，身後八名同樣騎馬的壯漢像是他的侍衛，分處兩側保護他。

兩隊人馬在官道上匆匆擦身而過，在娘親懷裡打著瞌睡的萬福被呼嘯而過的風聲驚醒，她掀起馬車車簾往外一瞧，只看見馬兒跑得很快，馬尾巴左甩右甩的揚起灰塵。

「二姊，妳看到什麼了？」一臉困意的萬泰揉著眼睛，趴到了大姊的腿上。

「馬。」好看的馬。

「我們也有馬。」拉車的馬。

「是呀！我們也有馬。」不用希罕別人的馬。

「二姊，我好困，妳不困嗎？」萬泰打了個哈欠，看向趴在娘親腿上、睡得死沉還流口水的弟弟，覺得他很髒。

「困呀，二姊要睡一下，你別吵我。」這兩天在姥姥家沒睡好，他們老拉著她聊天，害她說太多話，嘴巴好痠，她要趁上山的這一、兩個時辰好好補眠，畢竟廟裡「故人」多，到時她又有打不完的招呼。

萬福和寺裡的神像都很熟，即使她換了模樣，身形也小了一大截，他們還是認得出她是誰。

「我也要睡了，二姊不許拉我的小毯子。」一說完，萬泰閉上眼睛就睡著了，小孩子就是這樣。

兩個弟弟都睡得很熟，萬福一翻身，枕著她娘的另一邊大腿睡了，渾然不知與馬車錯身而過的少年，要找的人便是她。

「娘，給妹妹蓋件被子吧，免得她著涼了。」已能看出日後美貌的萬歡放下手中的繡繡子，遞給母親一件薄被。

「她呀，壯得像頭小牛犢似的，從出生至今也沒見她打個噴嚏，倒是妳，身嬌體弱的，早晚要多加件衣服，別讓娘擔憂。」宋錦娘笑著接過大女兒遞來的小被子，披在睡得像小豬的二女兒身上，眼中充滿對兒女們的疼惜。

「娘，近兩年我覺得身子好多了，也少有生病，人也清朗許多，大概是沾了妹妹的福氣吧！」妹妹看起來很瘦弱，膚白勝雪，可是家裡誰也不比她力氣大，她的胃口更是好，一頓能吃三碗飯。

「也許真有那麼一回事，自從妳妹妹一出生，咱們家就一日好過一日，連妳爹都顯得意氣風發，在外面走動還有人稱呼他一聲二老爺呢！」全是託二女兒的福，他們萬家在景平縣城也算是小有頭面，昔日不見聞問的小米鋪也成了大店鋪，人來人往好不熱鬧。

「娘，咱們的日子會越過越好的，我也會幫妳管著弟弟妹妹。」萬歡嘴角彎彎，笑起來很甜。

「好，娘就靠妳了，福兒這丫頭太沒定性，早晚惹出事兒。」她這是吊著心，唯恐一語成讖。

「娘，妹妹很乖，就是有點淘氣而已，但只要咱們說的她會聽的，妳不用擔心。」
妹妹很聰明，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

宋錦娘笑了笑，一手一個輕拍睡在她腿上兒女的背。「妳不過才大福兒兩歲，卻比她懂事多了……」

有女如此，她還有什麼可煩憂？

「娘，妳就享兒女福吧，等日後兩位弟弟考上文武狀元，妳就是狀元娘了，到時可風光了。」就像妹妹說的，兩小子不上進就打，打到他們有出息為止。
說到狀元郎兒子，宋錦娘掩著嘴笑得好開心。「我可不敢指望，只要他們能識點字、懂禮知事，我就滿足了。」

不求兒出仕入將，只願他們平安康泰，這是每一個為人母的念想。

「歡兒，妳也別繡了，歇一會兒，娘知曉妳的用心，可是不要太勉強自己，妳還小，當個被爹娘寵愛的孩子就好。」孩子是她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，她每一個都疼。

「娘，我不睏……」剛說著，萬歡伸腕掩著口鼻，打了個她意想不到的哈欠，眼皮子有點沉。

「睡吧！到了彌陀寺娘會喊妳的。」這孩子就愛逞強。

「嗯！我眯個眼兒。」萬歡放下繡綉子，頭靠著車壁，微微一斜身。

兩輛馬車一前一後駛在蜿蜒的山徑上，向彌陀寺駛去，莊嚴的白色寺廟矗立在半山腰，巍然沉靜。

此時的宋家，一個站起來還沒馬兒高的錦衣少年，在八名侍衛的護衛中下了馬，他有些急迫的走向前。

「這裡是宋家？」

忽有穿著貴氣的少年公子來到，一臉狐疑的宋大舅出聲，「你是誰，要找宋家的什麼人？」

「人蔘娃。」少年一開口便直指重點。

聞言，宋家人立即面容緊繃，心生戒備。「什……什麼人蔘娃，聽都沒聽過！」

「哪裡有人蔘娃，我要救人！」少年眼露焦急。

「這位公子，我們真的沒見過人蔘娃，你找錯人了。」宋大舅矢口否認，就怕連累小外甥女。

「你們挖到的那株百年人蔘是我用三千兩買下的，藥鋪掌櫃的說是你們賣給他的。」他目露厲光，小小年紀已有殺伐之色。

「什麼，我們才拿到五百兩而已……」說溜嘴的二舅母連忙用雙手捂嘴，但為時已晚。

「再找一株人蔘娃，我用五千兩白銀來買。」少年毫不遲疑的開出高價。

宋家一個八歲的小男童撇了撇嘴。「表妹又不在，她才知道哪兒有人蔘娃……」

「五寶！」大人們齊聲一喊。

「你表妹是誰，住在哪裡？」少年急切的追問。

宋家眾人你看我、我看你，全都很有默契的閉緊嘴巴。

是夜，彌陀寺，禪房。

一道如鷹起鷹落的暗影憑空出現，落在竹林旁的斜飛屋頂上頭，一名十歲左右的小丫頭提著涼掉的水走出一燈如豆的禪房，她小心的貓著步，唯恐灑落姑娘剛洗完澡的汗水，致使和尚們滑跤。

不明的燈火中，更小的丫頭著完衣，一下一下地梳理半溼的濃密黑髮，不長的小腿肚離地晃呀晃的，哼唱著地方小曲兒，她坐在臥鋪旁顯得更嬌小，彷彿後面的床鋪要將她的小身子給吞沒。

萬福的神情很是愜意，帶著小女兒的嬌憨，她的個頭還沒有供桌高，要踮起腳尖才瞧得見香煙繚繞的菩薩，女子化身的大士低頭對她微笑，囑咐她要多行善事，生而為人，不可為己而私我。

說實在話，她覺得似乎有什麼事要發生，大士要她與人有善必定有其用意。

但是，她做的善事還不夠多嗎？

因為日行一善，她得以進出血玉鐺子的芥子空間，以善行大小施使法力，她將五畝大的空間整理出宛若現代的度假中心，花草樹木生氣盎然，果子結實累累，蔬菜、稻子收割了一茬又一茬，堆積如山。

她著實苦惱著，畢竟她的年紀太小，沒法將空間裡的作物拿出來賣，人家也不相信才五歲的她有能力能種出多種糧食，真要賣也是啟人疑竇。

空間中有保鮮作用，一旦採收下來便會維持剛採收時的新鮮，不會腐敗或壞掉。因為不賣，因此萬福讓蔬菜全長至開了花，她只收種子，日後拿到外面栽種，果子的一半釀成酒，一半製成果脯，堆放起來好收藏，不佔小小的空間，她弄了間倉房還裝不滿，大大小小的罈子一排一排的在架子上排放整齊。

她有時會惡趣味的想，這看起來還真像現代的靈骨塔，一個又一個的骨灰罈子排列整齊，貼上先人的相片和名字。

空間裡的作物生長快速，三、四個月能收成的水稻約半個月就能熟成，剛種下的果苗也是三個月左右就能長成開花結果的成樹，她還特地種了幾株少見而珍貴的藥草。

有永不枯竭的池水澆溉，不論種什麼都能活，說是靈池一點也不為過，她偷偷將池水加在家人的飲水中，他們像空間裡的作物一般，爹娘臉色日漸紅潤，臉皮光滑，彷彿年輕幾歲，姊姊不再有夜喘的毛病，倒是兩個弟弟因此被養得古靈精怪，太嘮嗑了。

不過萬福先天性子懶，也因她行善不足而導致法力大減，所以半個月一收的作物她往往拖上一個月才有動作，收了稻也不會馬上再播種，她並不缺銀兩，因此辛苦了一、兩年的稻種還不足百石。

她當是在玩，閒了才進來逛逛，或是天兒太熱或太冷來消個暑、避個冬，空間裡沒有四季，只有接近夏初的春天，溫暖而陽光普照，有日升月落，卻無狂風暴雨。

「妳是萬家六姑娘？」

突然有道黑影落在地面上，耳際傳來有些清揚的少年嗓音，昏昏欲睡等頭髮乾的萬福猛地打了個激靈，有些嬌酣的眨著蟬翼般睫羽，有點驚、有點愕然，但沒有害怕。

在菩薩的眼皮子底下，沒有人傷害得了她。

轉過身，她看見身後著夜行衣的少年，他的年歲不大，看起來和大堂哥差不多，不過比大堂哥好看多了，渾身散發著高高在上的尊貴之氣，深目眉濃，薄唇冷厲。顯然地，他不常求人，倒像是擄人。

「你找萬家六姑娘做什麼？」夜裡潛入小姑娘住的禪房，絕沒安什麼好心。

「人蔘娃。」他聲冷如霜。

頓時了然的萬福一點頭。「誰告訴你我有人蔘娃的？」

「劍。」

「劍？」什麼意思？太難懂了。

「把劍架在脖子上就會有人開口了。」他壓根本不認為自己有錯，事急從權，拐彎抹角太慢了。

萬福不高興的嘟起櫻桃小嘴。「你傷害他們了？」

「我不傷人。」只求一個答案。

「壞人。」接著她在心裡默唸著，菩薩，快顯祢的神通，把他挪到荒郊野外，讓他找不著路回來，好好教訓他一番。

不急，孩子。悠然的低語從主殿飄至。

少年面上一紅。「我要救人，妳幫我找人蔘娃。」

「找不到。」她累得要死，想睡覺。

「我用五千兩跟妳買。」有如此利益，他不信有人抗拒得了。

她很倨傲的一甩頭。「不希罕。」

少年一咬牙，「條件由妳開，只要我辦得到都可以。」

意動的萬福想到她空間裡的作物，但表面上仍舊很傲嬌的裝作不在乎。「小哥哥，我才五歲耶！我連路都走不好，你怎麼認為我找得到人蔘娃？我聽娘說長至百年的人蔘有腳，會跑。」

少年抿著唇，臉色難看，他也不相信眼前的小姑娘有本事尋到人蔘娃，但是……

「我信妳。」

「小哥哥，你賭得太大了。」她真的不想出去，外面很黑，明天還要早起，她幹麼為素不相識的人幹活？

他不得不，因為他沒有退路，只要有機會，他就會奮不顧身去試。「妳去不去？」

「不去會怎樣？」萬福搖著腳丫子，表情天真無邪。

「架著妳去。」

她一聽，小嘴噘得能掛三斤豬肉。「外面黑，冷。」

「我抱著妳，不冷。」話一出口，少年面色一僵，他低頭一瞧她粉嫩嫩的小臉，耳根子微燙。

萬福假裝思考，輕咬著粉白的指頭，過了一會兒道：「好吧！但你不能摔了我，

找不到也不能怪我，我不是神仙。」

「好。」他眼眶一熱，感覺有淚珠兒打轉。

「還有，我要留字條給窩兒，不然她瞧不見我會著急。」既然菩薩叫她要多多行善，她就做件好事吧。

窩兒是剛才端水到庭院倒的小姑娘，是服侍萬福的丫鬟之一，大她五歲，另一個叫眉尖兒，七歲。

兩個丫鬟的名字都是萬福取的，她覺得好聽便用。

「怕不怕？」少年彎下身，抱起伸手環住他、咯咯笑的粉面小姑娘，她的笑有渲染性，讓人不自覺放鬆。

「怕黑。」她討厭黑暗，太多的妖祟出來作亂。

少年緊抵的唇微微鬆動，抱著懷中小人兒的手一緊。「不怕，我保護妳，有月光照路。」

一輪明月高高掛起，不是月半也漸圓，繁星點點，伴著半空中孤寂的月兒。

不知名的蟲兒鳴叫著，一聲吱吱的慘叫聲在林子深處響起，一隻看不清羽色的夜梟叼著戰利品飛向粗壯的樹幹，尖喙撕啄著爪子底下掙扎不休的灰鼠，牠的皮肉在一聲聲吱叫中漸失，最後連一根尾巴也被吞入夜梟的肚子裡。

風，帶著微涼的水氣，吹拂在臉上有點刺痛。

夜，靜悄悄的，很是幽僻。

「小哥哥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萬福問。

「朔。」他的回答很簡潔。

「朔是你的名字還是姓？」

少年頓了一下，回道：「名字。」

「那我喊你朔哥哥好不好？」她軟氣軟聲的又問。

「……好。」

手上抱著頗具重量的娃兒，面色深凝的少年如履平地，或走，或躍，每一步都十分平穩，不曾有一絲遲疑。

看得出他下了不少功夫在習武上頭，年紀不大卻有極高的武學造詣，不過在疾行一個多時辰後，他看起來有些力不從心，微喘，薄薄的細汗由飽滿的天庭滲出。在他身後尾隨著八條身影，跟著他在崎嶇的山林間起落，樹擋不住他們的行動，更不將高山險嶺放在眼裡，他們眼中只有一個人，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，只為保全他。

「朔哥哥，你不喜歡說話嗎？」她一天不開口會憋死。

「言多必失。」在他所處的地方，一言之失足以致命。

「可是話太少不覺得悶嗎？人長一張嘴，除了吃飯便是說話。」萬福偏著頭，盯著他高聳的鼻頭。

「有時話太多會惹來殺身之禍。」他意有所指。

位高權重不見得是好事，他父親便是為此丟了性命，畢竟一山難容二虎，一個位置眾人想搶。

「朔哥哥，找到人蔘娃後你會殺人滅口嗎？」最能保守祕密的是死人，觀他五官面相絕非尋常人。

萬福不自覺的掐指一算，但她發覺沒法力在身真不方便，她心有疑慮卻無法演算，著實感到氣餒。

神仙當久了，會忘記自己此時是個凡人，爺爺太壞了，只給她一個芥子空間，她在裡面種菜、養魚幹什麼，她一個人又吃不完，擱著不吃又太浪費。

聞言，他腳下一個踉蹌，差點把人丟出去。「我找人蔘娃是為了救命，那人對我而言很重要。」

「你的親人？」看他的神情似乎迫在眉梢。

少年的眉宇間多了抹哀傷。「我母親。」

「她生病了？」難怪他要急了。

「中毒。」他面色一冷。

「啊！」萬福愕然。

居然是中毒，人蔘娃解得了毒嗎？

像是聽見她的心語，少年語氣沉重地道：「死馬當活馬醫，當時那株百年人蔘將我娘從瀕死關頭救回來，御……大夫說，只要再有一株已成人形的人蔘娃，他便有七成把握。」

萬福撫著腕上的鐲子，心想用她的靈池水來救人還比較快。「你娘一定很美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他嘴角微揚。

「因為美人一向命運乖舛，要受很多苦難才能否極泰來，上天賜予了她美貌，同時也給了多災多難的一生。」老天爺是公平的，得到什麼，便失去什麼，人生而歷劫。

「妳不想變美？」他娘的命運並不乖舛，他爹還在世時，娘從不解世事的閨閣千金到掌中饋的主母，一路有父親相護，沒人敢給她臉色看。

「我本來就是小美人，不需要變美。」萬福自信滿滿地仰起小臉，在月光映照下，她的粉頰更顯得玉潤。

差點笑出聲的少年低頭一視，粉嫩嫩的小臉兒讓他為之一怔，小姑娘的確有說大話的本錢，年紀雖小，卻已經能夠看出日後的風華絕代，就連宮裡的公主也不及她長相嬌美。「是小美人。」

嗯！有眼光，本大神心花怒放。「對了，朔哥哥，你要抱我到哪裡去，好像有點遠了。」

像他這樣跑下去，天都要亮了。

「找人蔘娃。」藥草長在深山裡。

「可是你跑錯邊了呀！」唉！年輕人容易衝動……咳！咳！她更年少，還是個孩子。

「什麼？！」跑錯邊？

「你知道上哪兒找人蔘娃嗎？」他一臉鎮定，她都要信了。

少年搖頭，雙唇抿得更緊。

「那你幹麼抱起我一直往前奔，我以為你曉得哪兒有百年人蔘，只是捉不著。」成了形的蔘娃有靈性，知道危險靠近便會逃走，它也不想被當成藥材吃掉。

「人蔘不是長在深山裡？」他掉轉過身，朝萬福所指的方向尋去，臉上有幾分黑沉的鬱氣。

「是長在深山裡沒錯，但人蔘喜陽，有日頭照射才長得好，而你走的是陰暗潮溼的一面，除了毒蛇猛獸和蘑菇外，什麼也找不著。」也許會有靈芝吧，但年分不高，她感受不到植物本身的靈氣。

「妳沒說清楚。」她居然誤導他。

「你又沒問。」萬福小有得意。

「妳、妳……」少年忽地眼一眯。「妳在報復！」

依舊滿臉笑意的萬福眨眨眼。「朔哥哥說什麼，我聽不懂。」

「妳在報復我威脅妳在意的人。」是了，他疏忽了，這丫頭雖然還小，可是口齒伶俐，一身精怪，絕對不像表面上純真可人。

「朔哥哥，劍架在脖子上是什麼感覺？」她不否認也不承認，逕自笑問道。

「冰冷。」以及危險。

「朔哥哥，以後嚇人的事別再做，不然自食惡果就欲哭無淚了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人家也是爹娘養大的……」

Crescent